

11.07

金华縣文史資料

吳青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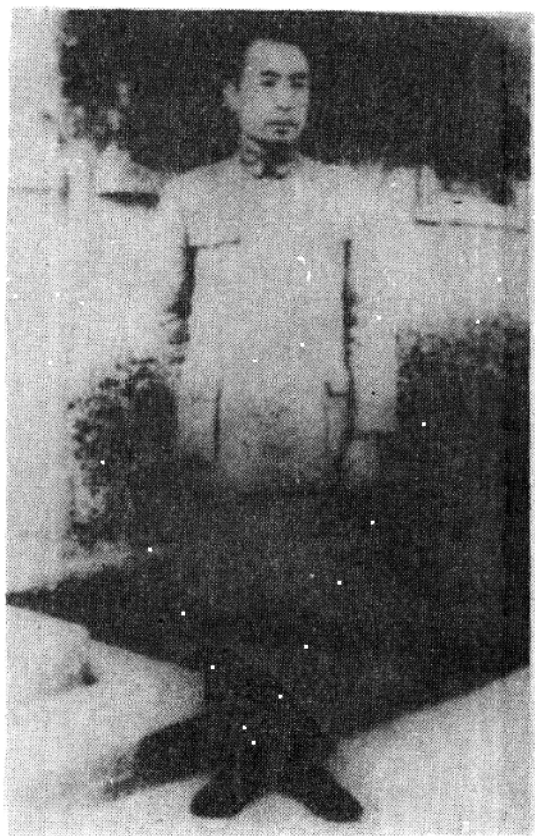
89
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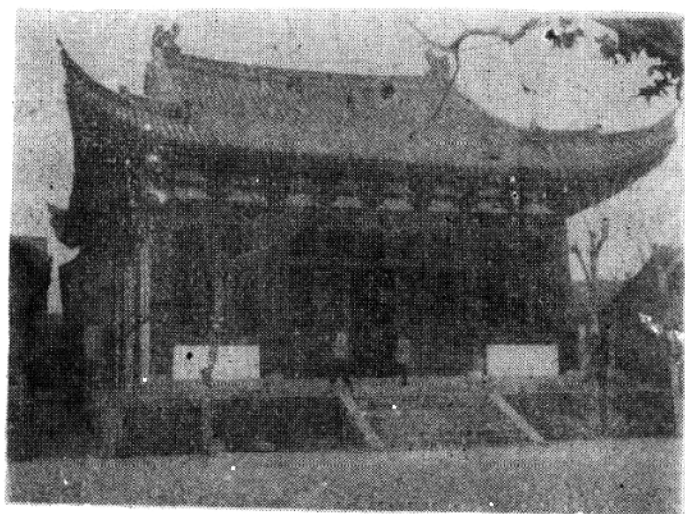
政协浙江省金华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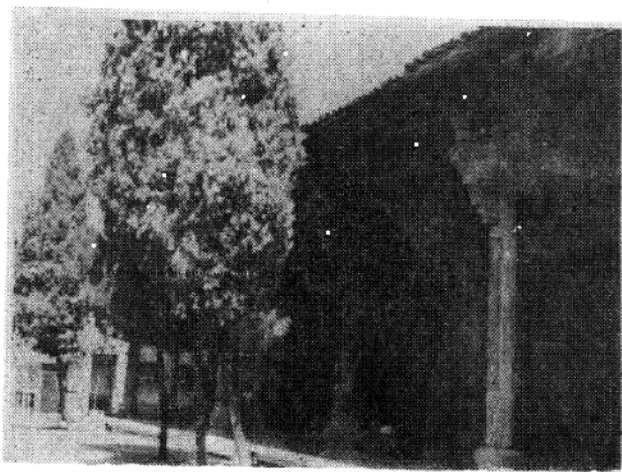
1963年3月10日下午2时毛主席接见朱王葆握手时留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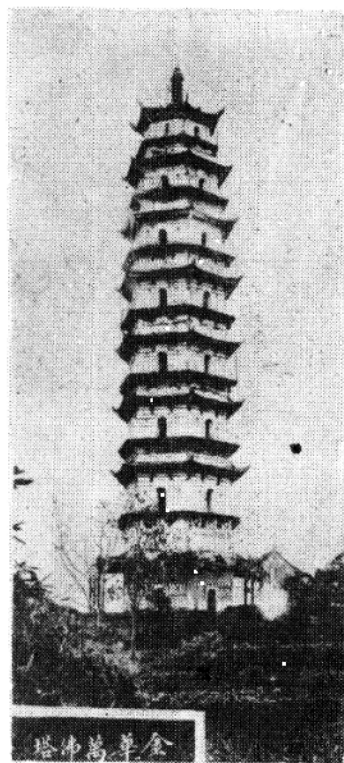


1939年4月初周恩来同志在金华中国旅行社门前留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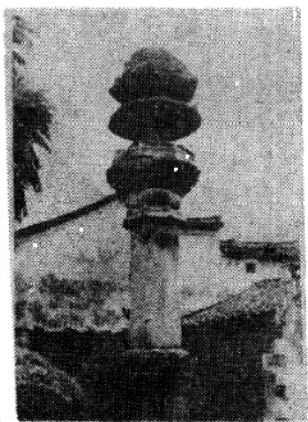
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金华待王府大殿，
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金华天宁寺。





左：为金华万佛塔

右下：为浙江省重点保护文
物金华法隆寺经幢



目 录

给周副部长做临时警卫的琐忆……………陈亦南(1)

红旗漫卷婺城——记金华县的解放……………潘桂荣(12)

金华解放片断回忆……………施姬周(22)

在迎接金华解放的日子里……………周 文(27)

汤溪的解放……………姜绍智(32)

记牛中民率部起义的经过……………潘桂荣等(38)

忆开辟金汤新区……………金 明(45)

朱大典和金华城保卫战……………宋瑞楠(52)

清代著名学者——张作楠……………张根芳(62)

辛亥革命金华的领导者和组织者

——张恭……………石 夫(65)

金兆棧先生传略……………李克非(76)

金品黄传略……………李仲先(85)

怀念朱壬葆先生……………叶垂余(91)

我所知道的章巽先生……………吴瑯璇(96)

金华私人办学先驱俞春瑾女士轶事

——兼述养正女校……………俞家桢(109)

黄乃耐和乃耐小学……………黄子奇(115)

宋文翰先生事略……………宋瑞楠 俞龙光(125)

清末民国时期傅村的乡村教育……………徐克凡(134)

金华的古建筑·····	严 军 (139)
九峰山记·····	胡汝明 (169)
千年古刹留胜迹——记大佛寺···	黄子奇 傅鸿藩 (177)
甲寅年农民事件·····	黄 悦 (184)
侵华日军在浙赣地面使用 细菌武器的罪行·····	周 文 (195)

更 正

本刊第一辑《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金东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》一文中的何懋钟系何茂钟之误。特此更正，并致歉意。

给周副部长做临时警卫的琐忆

陈亦南 口述

我虽然已是89岁高龄的人了，人生旅途的风风雨雨，随着记忆力的衰退，许多事都已回忆不起来。唯独五十年前，当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、南方局书记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来金华罗店，去天目山，我和他一起时的那一幕幕，却记忆犹新。

1939年，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，国民党积极反共，消极抗日。国民党浙江省府机关在杭州沦陷后迁至永康方岩，金华的罗店成了军事要地。国民党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设在智者寺内，主要担任把守金华至天目山一带的第二道防线。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省主席黄绍竑的公馆设在罗店的东山岗，现金华市第三人民医院内。黄绍竑是个拥护抗日的国民党将领，因他不是蒋介石的亲信，受到排挤。蒋的嫡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亲信、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驻扎在澧浦的岭下朱，主要把守钱塘江至白沙渡一带的第一道防线，同时对黄绍竑进行监视。省保安处驻守在高村，沿路岗哨林立，便衣特务多如牛毛，经常在罗店出没。金华的形势十分严峻，抗日派与投降派斗争非常激烈，时有暗杀事件发生。就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，周副部

长为了争取黄绍竑坚持抗日，不顾个人安危，从新四军总部出发，经安徽黄山，辗转来到金华。他当时的公开身分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。

1939年1月，在广西桂林白崇禧的公馆里，周副部长曾与刚从香港回来的黄绍竑相会。后一同乘桂、湘、赣、浙联运的火车，同车的还有叶挺将军。他们在江西上饶下了车，黄绍竑与我回到了金华。当时，我是黄绍竑的少尉副官。

黄绍竑回金华后不久，即赴天目山开会。由于原先知道周副部长即将来浙视察，而我又数次接触过他（早在黄埔军校我为李济深当勤务员时，曾随李多次见到过周副部长），就命我留守黄公馆，以便做好接待和警卫工作。

3月中旬的一天中午，我正在外面散步，见有两个人被守门的卫兵拦住，不让他们走进公馆。我走过去，一眼就认出是周副部长和他的小警卫员刘九洲。我赶紧上前，敬了礼，并抢先打招呼：“周先生，你们辛苦了！”接着，就请他们来到会客室，泡了茶。当时，周副部长身穿灰色长衫，头戴礼帽，脚穿一双很普通的布鞋。刘九洲同志也身着便装。目的是为避嫌，减少国民党特务的注意。

周副部长在会客室小憩后，即外出沿黄公馆走了一遍。他看了看四周的山峦，问我东边那座叫什么山？我说是尖峰山。“北面那座呢？”“叫狮子山。”“西面那座呢？”我一时答不出来，想了许久才回答：“叫王老山。”他听后就笑了起来。问我：“你是哪里人，这

里的地方熟不熟，地方话听不听得懂？”我说：“我是广西人，从小父母双亡，兄弟也死了，就离家去混饭吃。先替人家放牛，再去学裁缝。后又经亲戚朋友介绍，到从梧州开往江口的客轮上做工。轮船公司的大班看我人老实、勤快，就介绍到李济深身边当勤务员。有一次李济深到南京开会，被蒋介石扣留，我无事可做，经人介绍到黄主席处当勤务兵、副官，一直到现在。这里的方我我不熟，地方话也不容易听得懂。”他听了后和蔼地对我说：“哦，也是苦出身。亦南同志，地方话听不懂不要急，可以慢慢地学。每到一个地方，那里的山川地理，人情风俗倒要弄懂。”说完，他深情地望着我。我第一次听到人称我“同志”，深受感动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他又问我：“北面最高的那座山是不是就是北山？这里有什么名胜古迹？”这把我从沉思中拉了回来，我忙回答说：“是北山，下面有个双龙洞。”他又问：“你去过没有？”我说：“去过，那里很好玩，到洞里要用小船拉进去。洞里很黑，要点汽灯、举火把才行。”我看他听得很认真，就没等他再问，又继续说：“洞很大，有十几丈长，八丈多宽。水从洞里流出，冬暖夏凉，石壁有两条龙，所以就叫双龙洞。”周副部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又问我：“还有什么洞？”我回答说：“上面还有一个冰壶洞，洞口有个亭，进洞去要一步一步顺着石阶走，越往里洞越深，洞内还有一股瀑布，飞泻下来，很好看。再上面还有个朝真洞。”他略想了一下，又问我：“这里到双龙洞有多远，路好走不好走，什么样的人到那里游玩最多？”我

——作了回答，尽量使他满意，说：“从罗店去还有15华里，是上坡的小路，路陡不好走。来游玩的都是外地的有钱人。他们都坐轿，由老百姓抬上山去的。”周副部长沉默了许久后说：“将来修条公路，汽车通进去，让穷苦人也可去玩玩。”他又来到鱼池边坐下休息，他问我：“这鱼池里养些什么鱼？”我说：“里面有一只很大的甲鱼。”他好奇地问我：“会不会爬出来？”我说：“里面有一座石头垒的假山，天气冷，它躲在里面不出来。”他笑了起来，风趣地说：“原来甲鱼也这样狡猾，躲进洞里不出来。”我见周副部长和蔼可亲，平易近人，就抱怨似地对他说：“日本鬼子来了，把我们赶到这里，吃住都不方便。”他说：“是呀，连小日本都要侵略我们中国。日本鬼子心狠得很，杀人放火，坏事干尽，不把中国人当人看。我们要团结起来，把日本鬼子赶出去，才有好日子过。”

那天晚上，周副部长出席了由张绍棠、徐旨乾两参谋长代表黄绍竑设的晚宴。当晚，他就下榻在黄公馆。房间是我布置的，床也是我铺的。最近，浙江电视台的同志来金华找我，他们要拍六集电视连续剧，要我回忆当时周副部长下榻的床位、办公桌放置的地方等等，我都一一地对他们说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周副部长就匆匆地离开罗店，赴浙西与黄绍竑会晤，我和周吉英（上尉副官）奉命护送。我和周吉英等人乘坐一辆小车在前面，周副部长他们乘坐另一辆小车，随后是两辆卫兵乘坐的卡车，一同离开罗店，经过金华大桥，在兰溪过渡后，到了白沙渡。当时

渡口由顾祝同的宪兵队把守，检查很严。我们第一辆就被他们气势汹汹地拦住了，我们跳下车同宪兵打了招呼才放行。汽车就很快地通过了顾祝同宪兵队的封锁线，安全地通过了白沙渡。过渡后，周副部长乘坐的小汽车先行。到了淳安，周副部长和刘九洲改换了军装，因天气较凉，他们都披着日本军大衣。我们乘坐的那辆小车，还有一辆卡车，当晚就回金华，我和另外20多个卫兵继续留下护送。自此，我们就一直称呼他为“周部长”了。当晚，就宿在淳安。周副部长住在县政府后面的院子里，我、刘九洲和周吉英三人睡在外面的一间。周副部长到深夜还未睡，我进去催他早点休息。他问我：

“明天到分水的路怎么走？”我说：“到分水要一步步上坡，路窄不好走，分水到于潜从河边走，路平。”

次日，由淳安县政府备了轿，因路窄，高低不平，旁边有深坑不安全，我们就请周副部长坐轿。他不肯，我们劝他说：“这条路不好走，还是坐轿吧。”他说：

“我还年轻，可以走路吆。”结果大家都未坐轿，下午才到分水。在分水武盛镇附近又住了一夜。第三天到了于潜，当周副部长到了“金华饭店”时，聚集在那里的几百名政工队员、义勇队员和部分学生、群众，热烈欢迎周副部长的到来。小憩时，周副部长仔细地询问了各乡政工队、义勇队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，十分赞赏他们的抗日爱国行动。吃晚饭时，我拿了一碗菜给周副部长，很抱歉地说：“周部长，没有什么好菜。”他边吃边做了个动作说：“这菜很好吃。”他这么一说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。晚饭后，我对他说：“周部长到了

淳安后，我们就放心了。”他笑了笑说：“很难得到这个地方来。你们辛苦了，晚上好好休息。”

这天晚上，黄绍竑会同浙西行署秘书长、代理行署主任李楚狂和省政工队长姚旦等来旅店拜晤周副部长。会晤结束后，周副部长睡在里间，我和刘九洲，还有周吉英睡在外间，以保证他的安全。因当时国民党曾指示特务第四科暗中盯梢，日夜监视，并将周副部长的一切活动进行记录，上报国民党中央。

在金华饭店住了一宿后，周副部长在黄绍竑等人的陪同下，到天目山脚下的古禅源寺，他改穿中山装，戴礼帽。在途经朱陀岭国民党浙西行署干训队时，周副部长在那里询问了一些情况，做了简短的讲话。尔后，我们通过了蟠龙桥（当时是进入天目山的大门），到了禅源寺。这里是浙西行署和浙西第一临中的所在地。在禅源寺门前，受到了聚集在那里的地方军政官员、青年营、少年营（黄绍竑把学生按年龄分成营，男学生剃光头，女学生都剪短发）、群众和部分和尚的热烈欢迎。周副部长在黄绍竑、李楚狂等人的陪同下，含着微笑，穿过排列着的人群，步入禅源寺。在这里稍作停留后，就去潘庄。潘庄是在山上的一个姓潘的上海商人的别墅，那时成了黄绍竑的行邸。后来几天，周副部长就住这里，与黄绍竑正式进行会谈。黄绍竑交代我当时的任务是要做好周副部长的警卫，确保他的安全，并负责他的生活安排。因此，我和刘九洲接触频繁，吃住在一起，无话不谈，亲如兄弟。周副部长很信任他。

在他们会谈时，我和刘九洲在房外警卫，还不时进

去供茶水，因此也听到他们的一些谈话。我记得一开始会谈时，黄绍竑显得有些焦急，他说：“这样吧！我出枪、出弹药，日本佬你们去打。”周副部长听后笑了笑说：“我们坐着慢慢谈，不要急。”在小憩时，我看到黄绍竑本来焦虑的脸色，渐渐地明快起来，我想一定是周副部长恳切的谈话打动了黄绍竑的缘故。在他俩继续会谈时，我还听到黄绍竑在发牢骚，他说：“日本佬刚到嘉兴，朱家骅（前任浙江省主席）就溜走了，把我从湖北调来接替他。”周副部长也有些气愤似地说：“这种人无用，日本人没有到就逃跑了，干不了大事。”黄说：“我原来在湖北很好，到这里来，让人监视，老头子明显在排挤我。”周副部长听了以后，笑了笑说：

“现在我们要团结起来，树立信心，共同抗日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。”还有一次，我进去给他们冲茶时，周副部长对黄绍竑说：“由葆山钱塘江出去，江边这一道防线要注意防守，金华是个中心点。”黄点了点头说：

“我会注意防守的。”周副部长接着又说：“第二道防御工事也要做好，马虎不得。金华是浙江的腹心地带，要严加防守，坚决阻止日寇于防区以外。”事后，我听黄绍竑说，周副部长与他订立了三条口头协定，谈得还是好的。

有一天上午，周副部长在黄绍竑的陪同下，去禅源寺参加浙西临中开学典礼。在东厢大礼堂（当地群众称为百桌厅）向学生作了演讲。在演讲时，刘九洲在他身边警卫，我在大门口警卫，并安排卫兵放了步哨。演讲结束后，中午，地方当局在百桌厅预备了中饭。我当时看

到桌子上摆着许多“鸡鸭鱼肉”，心里很纳闷：和尚都吃素，怎么也吃肉呢？吃后才知道，原来都是“人造肉”。午饭后，周副部长在黄绍竑等陪同下，登上天目山（主要靠步行，有时也坐轿）。天目山山高路险，树深林密，峭壁深谷纵横交错，是极理想的游击区域。日寇几次来到山下，都不战自退。天目山又是避暑和游览的胜地。周副部长边看边走，不时对天目山的景致发出赞叹。我和他走在一起，碰到路陡的地方，就和刘九洲要扶他上去，他总是不让我们扶。他对我说：“爬山涉水，我是习惯了的”。我们一行到了大树王下，这是一棵高而粗的古柳杉树。周副部长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几个人去围围看”。我们六、七人一听他这样说，就高兴地手拉着手，把大树王围抱了起来。站在旁边的一个和尚说：“传说乾隆皇帝用腰带围过这棵树，大树王高兴得摇动起来，结果树顶都摇断了。”当时，那棵大树王周围，用三尺多高的木栅圈着的。周副部长兴致勃勃，和我们在大树前照相留念。我们又一起到了天目山的金顶，也称仙人顶。仙人顶上有一石柱，上刻“天下奇观”四个字，周副部长又在此拍照留影。从仙人顶下来，就回到了大庙里，同和尚一起喝了茶。后来，回到了潘庄。

周副部长在潘庄的日子里，每天吃过早饭后，大约8时左右开始与黄绍竑会谈，10时左右结束。11时半左右吃中饭，饭后休息，有时不知在写什么，有时看看报纸。下午2时左右又同黄会谈，谈到4时左右结束，晚饭5时半吃。晚饭后，就由刘九洲和我陪着散步。基

本上每天如此，生活是很有规律的。在这几天里，黄绍竑很少出门，他时时提醒我，要做好周副部长的安全工作，不准有丝毫疏忽和意外事情发生。他自己也很少出门，我想大概也是为着周副部长的安全。但周副部长处之泰然，经常走动，广泛接触轿夫、茶客、和尚、农民和学生，并几次到浙西行署干训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，还亲自指挥学生唱抗日歌曲。

在周副部长临走前的一个晚上，他同我们一起散步，我对他说：“周部长，我们就要分别了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。”他勉励我说：“你还年轻，要好好工作。以后会有机会见面的，将来会有好日子过的。”我说：“周部长，我是一个字也不识的呀。”他恳切地对我说：“抽空学点文化，再说，没有文化也还有工作可做的呀。”周副部长的话说得我心里暖暖的。第二天，周副部长就离开我们了，我们一直送他到离开潘庄5里多路的地方。他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，我们还同来接他的人握了手。我们都向周副部长敬礼，他在走出了十几步后又回头挥了挥帽子说：“再见、再见！”我们都依依不舍地望着他。他走出一段路后，回头看见我们仍站在那里，又再次向我们挥帽。我们目送着他远去，一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。此时，我心里十分难过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

想不到过了没有几天，周副部长又回到了金华。那是在4月初的一天傍晚，黄绍竑派我到中国旅行社（现金华市军人接待站地址）去接。我听到这消息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到了旅行社，刘九洲告诉周副部长，说我

来接他了。他就出来握着我手说：“亦南同志，我们不是又见面了。”说完后就大声地笑了起来。我一迭声地说：“是的，是的。周部长，你辛苦了。”接着，周副部长和刘九洲就上了我的车，驱车到了罗店黄绍竑公馆。黄设了盛宴，热情地招待了周副部长。在宴会上，黄绍竑多次与他碰杯，气氛十分热烈，犹如知交一般。宴会结束后，周副部长又和黄绍竑进行了单独谈话。我和刘九洲在门外警卫。刘九洲告诉我说：“周部长很喜欢你，说你人老实。”他还对我说：“老实人就是好”。我听后心里十分激动。这天晚上，他们谈到11点钟才休息。

第二天上午，周副部长在黄绍竑的陪同下，到了军官教导总队驻地（原金华中学大礼堂），在提前举行的纪念周上，周副部长对学员和机关公职人员作了演讲。刘九洲就站在他身旁警卫，黄绍竑也坐在台上，我站在礼堂外边警卫。他的这次演讲，我一字一句都清清楚楚地听到。他的口才很好，时而扶着桌子，时而手撑着腰，时而振臂一挥，那雄伟的气魄，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，那严正恳切的言辞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宽阔的胸怀。他的演讲，紧紧扣住了听众的心弦，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，在大礼堂里不时响起。这次演讲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左右，10时左右结束。周副部长即同黄绍竑一道乘两辆小车离开了金华，到丽水大港头、云和小顺铁工总厂视察。当晚，就宿在云和小顺。

次日，周副部长在黄绍竑、省建设厅厅长伍廷飏、秘书张锡昌、铁工总厂厂长黄祝民的陪同下，视察了总厂的车间、工人宿舍、工人食堂。他一边看，一边不时